



莒县，挺好

于永明

莒，“举”音，常被误读成“吕”。莒县隶属山东省日照市，历史上叫莒国。莒国古城，民风淳朴，山清水秀，钟灵毓秀。莒县有“三千年古城、四千年银杏、五千年文字”之称。

莒县是东夷民族(莒部落)的聚居地，属于大汶口文化、龙山文化的核心区。在斑驳的古城墙下，建成的仿古城占地960亩，被誉为“中国春秋第一城”。

提到莒县，很多人不了解，但一提项橐，大家都了解，“昔仲尼，师项橐，古圣贤，尚勤学”，被孔子折服的七岁项橐就是莒国人，春秋时期莒国的一位神童。相传七岁为孔子师，项橐曾“三难仲尼”，被古人推崇为童圣。

历史在晃动，依稀能感觉她的影子。“毋忘在莒”，“莒”就是指的莒县，一个源自春秋时期的历史典故，含义是居安思危、不忘初衷。这个成语出自《吕氏春秋·直谏》。春秋时期，齐国发生内乱，公子小白(后来的齐桓公)为躲避追杀，在鲍叔牙的保护下逃亡至莒国(今莒县)。他在莒国经历了艰难困苦，最终回国夺位，成为春秋五霸之首。之后，鲍叔牙以“使公毋忘出奔在于莒也”提醒他不忘过去的沧桑苦难，要始终保持清醒和进取。齐桓公深受触动，铭记教诲。

浮来山盘踞在莒县城西，四千年的银杏树有“天下银杏第一树”的美誉，留下测量大树“腰围”“七搂八拃一媳妇”的温婉传说。郭沫若曾在浮来山题词“文心亭”“校经楼”。

与浮来山结缘的刘勰，字彦和，祖籍为东莞郡莒县(今山东莒县东莞镇大沈庄)，晚年归隐并圆寂于浮来山定林寺。里边的“藏经楼”，陈列着刘勰图像和生平事迹，包括他的《文心雕龙》各种刻本。《文心雕龙》这部文学理论巨著，堪称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巅峰之作，建构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系统框架，确立了文学史观与批评方法论，融合儒道思想，实现美学升华，对后世文学史与文学批评有深远的影响。

风雨如晦的年代，莒县仁人志士站了出来，救亡图存，奔走呼号，我在，山河在。

王尽美(1898—1925)，原莒县大北杏村(现划归诸城)人。是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之一，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。他的一生虽然短暂，却轰轰烈烈。弥留之际留遗嘱：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，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！

宋平，莒县招贤镇大罗庄村人，享年109岁，功勋卓著，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，毕业于清华大学。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政治家，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，为民族解放和祖国建设事业毕其一生。

还有千千万万为革命奔劳的英雄者，像盛桂兰、马宗英、宋彦英、崔立芬等为代表的莒县革命红嫂，与敌人周旋，置生死于不顾，为新中国的成立建功立业。

烟火气，一座城市的呼吸，一种踏实的味道。莒县的招牌羊汤，本地的食魂，很多游客慕名而来，陈佩斯和朱时茂来喝过，唐僧的扮演者徐少华来喝过，外国友人也来喝过。莒县的煎饼卷大葱妙不可言，美味自在人心，回味无穷。

一方水土滋养一方人。莒县人热情，喜欢主动帮忙，喜欢雪中送炭，抗震救灾，捐资助学，恤老怜贫毫不含糊。这是刻在骨子里向善的本能。这里常有人下乡包圆，有些上了年纪的卖剩下的菜全给买了；有清晨给环卫工人免费送早餐的义举……

莒县县城有两条南北走向的河蜿蜒而过，像极了一双飘带，一条叫沭河，大气磅礴；一条叫柳青河，小家碧玉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莒县的廊桥，即莒安大桥，她舒适地躺在沭河上，连接着县老城区与沭东新区，全长750米，被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认证为“最长的廊桥”。桥上有120多幅由莒地文人撰联、书法家书写的木刻描金楹联，展现莒文化与沭河风光，让桥梁成为集交通、文化、旅游于一体的城市地标。

莒县景致人文不胜枚举，远不止于此。

莒县，真的挺好。

银杏树边的光

李日升

国庆假期第二天，我没去挤景区，也没在家歇着，只去了一趟浮来山。不是路过，是应邀专程来讲一堂课的。

浮来山的银杏是出了名的。定林寺里那棵，活了四千年，人称“天下银杏第一树”。一到十月，满树黄透，山风一过，叶子扑簌簌地落，铺了半个院子。当年刘勰就在这树下校经，如今树还在，人早已成了书里的一个名字。

银杏树的下边，就是文心大讲堂。这天讲堂里没摆香案，摆了一排小板凳。莒县和岚山两地的140名孩子，跟着关工委的爷爷奶奶，还有穿红马甲的志愿者们，一大早就到了。他们来得远，有的天不亮就起了床，坐几个钟头的车，山路颠得人直犯困，可一进山门，眼睛全亮了。

假日的浮来山，本是看树的人多。可这天从山门到定林寺，最惹眼的不是举着自拍杆的游客，而是这一队队孩子。他们来看树，自己也成了别人眼里的风景。

这些年，莒县和岚山的关工委、志愿者，早把这件事做成了日常。有孩子从一年级被资助到考上大学；有位奶奶，接送孩子上下学，一送就是十几年。我在台上讲的，不过是这些日子里攒下的一点点。

这一课，我讲的是《向阳生长，做自己的光》。台下坐的多是孤困儿童，讲台也没多高，就是几级石阶。

我没急着讲道理。我说，莒县的孩子举个手，那是咱的乡音；岚山的孩子挥挥手，那是海风给的气魄。手一举，臂一挥，一院子的生分就散了，笑声撞在树上，惊落几片黄叶。

我讲起了三个孩子的故事。莒县库山乡的小雅，跟奶奶相依，挤在十来平方米的小屋里，灯暗，她就把奖状贴满了一面墙。岚山巨峰镇的慧慧，三岁就没了依靠，如今念了大学，见人说，要把收到的爱再传出去。莒县安庄镇的魏常在，爹娘早早不在了，天不亮就下地干活，心里揣着一句“如果我不撑着，这个家就散了”，后来考上了重庆大学。

讲到半截，我看见前排一个女孩低着头，肩膀一抽一抽的。我停住，递过去一张纸巾。她没接，抬起头，眼睛红红的，轻声说：“老师，我记住‘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’了。”那一刻，满树的黄叶像是都静了。

我讲过许多课，台下多是干部、学员。这一堂不一样。面对的是一双双干净、有点怯、又很亮的眼睛。他们不挑词、不记标题，只把话一句一句往心里搁。我说到“不必借光而行，你本身就是星辰”时，一个男孩悄悄把一片银杏叶夹进了课本。

下课了，孩子们围过来，七嘴八舌。有人说要好好学习，有人说长大要帮别人，有个小姑娘声音特别小，说她以后也想做一盏灯。

下山时快到晌午。回头望定林寺，那棵老银杏还立在太阳底下，满身金黄。它活过四千年，见过兵荒马乱，也见过一茬茬孩子从树下走过，往远处去。树不理睬这些，只顾一年年发芽、一年年落叶。我想，这些孩子也是。今天他们从树下走过，明天，他们就成了别人的光。

国庆假期的好，不单在路上的风景，也在银杏树边这一课。